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善惡圖全傳 第十六回 石匣善惡圖出現 奉差遇惡賊送命

詞曰： 中古乾坤初度，猶然洪水滔滔。九年撫治羨神堯，始曉生民災滂。
虞帝佐堯德重，夏禹治水功高。五臣輔佐枉勤勞，千載宏猶常照。

話說那勸善老人進得李大麻子家內，勸化李雷。李大麻子不依，傳齊四樓教習，反著痛打老人。老人未曾打傷，四樓教習反個個手打得皮開肉綻，反到帶傷，只得將老人放起。老人站將起身，說：「惡人李雷，你可記當年你家起造此房，從地下挖起一石匣，那時溧水縣藍橋不知，將石匣高懸你家大廳正樑上，以為鎮壓之情？你今可著人到廳上取來。」李雷聞聽，就吩咐手下人，快到廳上把石匣取來。下面答應一聲而去。去不多時，只見兩個人抬了一個石匣進內書房放下，取掃帚將上面灰塵拂去。李雷開言，叫聲：「老人家，你果然開得開石匣，我就饒你性命。若是不能開得，我大老爺不似前番待你。要想活命，除非轉世投胎。」老人聞聽，哈哈大笑。走到石匣邊，用手連拍三下，只聽得咚啞一聲響，石匣蓋掀開。但見一道金光衝將出來，把李大麻子畜生臉嚇得驚訝不已。老人用手向匣內取出一個小小手卷，拿在手中，念了一遍咒語。又叫人取了一桿畫杈，老人用畫杈挑起，大家向前一看，但見畫分三層，頂上有三個大字：善惡圖。頭一層天地日月風雲雷雨，第二層是山川社稷庵觀寺院，第三層是人物故事。看官，你道是何故事？就是李雷出世所做壞事所行的惡事，一款款盡皆明明白白。到後來屍分萬段，粉骨揚灰。李雷看罷大怒，罵道：「你這老狗頭，一派妖言擅惑眾！」只見那老人手執畫桿，將一幅圖挑向空中。一陣狂風，刮到九霄雲外，被罡風一炸，化為飛灰。李雷吩咐把石攬抬來，打這老頭子。下面答應，不一時，八個人抬了石攬，來至書房放下。眾人叫聲：「老狗頭，大老爺要打你了，好好讓我們動手。」老人說：「你們莫要慌，別處莫打，先把我鼻子。打發了熱，就算你們手段。」眾人說：「你的鼻子有多大斤兩，怎麼打發熱？」邵青道：「你們不要喧嚷，就與他個大悶鼻就是了。」眾人聽說如此，八個人抬起石攬，認定鼻樑朝下一丟，只聽得咚的一聲響亮，崩起黃豆大的火星。八個人嚇得大驚失色。李雷一見，目瞪口呆，渾身發抖，喊道：「莫打了！老太爺起來吧，真真服你了！果然是銅筋鐵骨。」老頭子站起，叫聲：「李大麻子，你不回心轉意麼？我曉得你是臨岸勒馬收驢晚，船到江心補漏遲。」李雷聽罷大怒，吩咐人來，把這老頭子與我推下火牢。一聲答應，將老人攙了就走。李雷叫聲：「老邵，與你同到東園看看。」說罷，二人出了書房，趕奔東園，取了張馬紮子坐在門首。不一刻，四樓教習將老人抬進東園，將近火牢放下，開了柵欄，老人搖搖擺擺進了火牢。外面三面風箱一緊，李雷並不聞見臭味，卻一陣清香，猶如檀香一般。李雷著人到火牢前看，手下人看了，回報說：「大老爺不好了，老頭子並未絕命，他坐在內唱，倒逍遙快樂。請大老爺示下。」李雷聽說，大驚道：「此事實在奇異。」只聽得豁郎郎一聲雷響，紫閃一繞，火牢炸為三面。一道金光從空而起，說：「我神去也！」這一聲響，大家吃一驚，走到火牢前看，只見一行小字，乃是「吾神雷部陶弘景」。李雷一見，嚇得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。邵青也嚇得目瞪口呆。李雷罵道：「畜生臉，你這個王八羔子，你坑了我的命了！」慌忙叫人擺了香案，焚香禮拜。拜罷，叫聲：「老邵呀！火牢我要毀了吧！」邵青說：「大老爺，不可毀。再叫人收拾，留他玩玩吧。」李雷又依了畜生臉，將火牢收拾。李大麻子自從被雷部神一嚇，有半個月不行壞事，卻是家中又起了一座無憂樓，摩雲老師住下，傳教彩陰補陽之法。李雷邵青習學採戰之法，日夜取樂。婦女死者不計其數。棺材店大有利息，四平匠日夜不得閒。

花開兩朵，另表一枝，且說西門外離城四十里，有一莊叫興隆莊。莊上住了一位大人，姓樊名惠昌，當日在大宋仁宗駕下為臣，官拜尚書之職。後來退歸林下，與城內大悲閣悟達和尚至厚相交。閒來就與和尚奕棋談心。那日和尚就把李雷惡處，款款壞事，一一說出。樊大人聞聽大怒，說：「李雷這等萬惡，世間還容得此人，這還了得！」大人這一怒，即刻打轎回莊，坐下，叫家人韓桂：「明日早晨差你進京，到唐大人衙門內下書。在路須要小心，你且收拾收拾。」韓桂答應一聲，下去收拾不題。

且說樊大人用過晚膳，在燈下取了文房四寶，正欲提筆，忽然一陣陰風，好似鬼哭聲音。大人舉筆在手，又一陣陰風吹得燈火皆暗。第三陣風過，只見他父母走進書房，叫聲：「兒呀，你雖然忠心赤膽，怎奈李雷惡貫未曾滿盈。等他氣數盡了，自有人來拿他。依為父的，不可管這閒事！你這封書信出門不打緊，兒呀！只怕性命難保！」說罷，一陣陰風而去。大人大叫一聲醒來，卻是一夢。著人點燈，到書房外找尋父母，全無蹤跡。大人渾身是汗交流，復又進書房，定了定神，細想一番：我就寫書進京，李雷何能知之？他若知道，我何懼哉？豈有性命之憂！夢寢之事，不可全信。想罷，舉起尖毫，寫道：

自別台安，未識一面，渴想之至，衾席不寧。弟居曠野之間，不識民情之俗，自知慚愧矣。無聊閒遊，偶至大悲閣內，僧人悟達甚通經典，閒言世事，而言李雷之惡。自得金章，以勢欺凌，百姓遭殃，生靈塗炭，廣結凶勇之徒，以害良善之人。家造火牢害人，而隱名西洋套房，損人之名節，強淫閨閣之女，逼奸儒家之裔。工制如意相恩之椅，習學彩陰補陽之法，霸居溧水，人未敢侵。望乞足下，速施良策，以救生靈為危。則雲天之德，天下幸甚。足下幸甚。書不盡言，轉賜回音，特此上達。並候金安。世愚弟樊惠昌拜首。

大人寫完，自己念了一遍，即便封好，回後安歇。一夜無詞，次日天明，樊大人起身淨面漱口，穿了服色，又取了兩件寶貝瓜果盤，一面天佛千里插牌，叫過韓桂，一一吩咐明白。韓桂接來，打疊包裹，用了酒食，收拾停當，背了包袱出離莊門，趕奔京都而來。按下不表。

且言京都下來四號官船，內坐著了一位官員，姓王名志遠，削職而回。這位大人，就是二公子李鳴遠的岳丈。那日船泊南柳老鎮，將已點燈。大人在船內想道：一路下來，沸沸揚揚講李雷得了金圖章，如今家內有百萬之富，又有四樓教習保家。聞得李鳴遠那畜生，住三間破屋，窮得不堪。這件事怎麼辦？即便叫過心腹家人王福王恩，大人說：「今日我有椿事要問你們，可記得我家小姐，當日許配還是李大公子，還是李二窮鬼？」二人回道：「太爺，小的記得，是許與李二公子。」王志遠叫聲：「王福，我大爺如今要改牌了，把小姐與李大公子，依你們如何？」王福說：「太爺，此事非關小可，乃是小姐終身大事。若小的們說把小姐配與李二公子，怕莫有飯吃，做了乞丐花婆，後來豈不怨恨？若把小姐配了大公子，又難以對人。此事小的們不敢出主意，請太爺自己裁度。」太爺心中躊躇，叫兩個家人出去，自己暗想：不若把女兒配與李大公子。他如今財有勢...有，就是這個辦法！老變種起了嫌貧愛富之心，獨自一個用過了晚膳，在倉中秉燭看書。忽聽得喊叫「救命」，王志遠叫人上岸快去看來。王福王恩二人答應，出了船倉，跳上岸，點燈籠四下一找，找到樹林子內。只見一個人身背包袱，睡在地下，淤泥滿面。二人把他扶起，攙了上船，二人回道：「太爺，岸上救了一個人，似乎是個送信的。滿臉泥土，被鬼迷住了的。」「如此叫他進來。」二人又將那個人攙進倉中。此時那人早已甦醒，見了王志遠坐在上面，將包裹放下，雙膝跪下，叫聲：「太爺，小人叩見，感蒙太爺救命之恩！」王志遠問道：「你姓甚名誰，何處去的，如何走迷了路的？」「稟上太爺，小的叫韓桂，是溧水西關樊大人的家人，差往京都送信。只因走到此處，天色晚了，不知怎樣就迷失路徑。蒙太爺救了小的一命。」王志遠道：「你主人差你往京都那一位衙門裡送信？」說是送與刑部唐大人的衙門。老賊聞言，吃了一驚，吩咐王福王恩：「你們將他帶到外邊船上，與他酒飯吃。」韓桂謝了太爺，跟二人出來，到了外邊船上，著人取水與韓桂洗了首面，有人弄酒飯出來與他吃，不提。

再言王志遠打發韓桂出去，只見有個包袱丟下，自己打開一看，看見兩件寶貝。這老賊就起了貪財愛寶之心，細玩一番。又將書子拆開看了一遍，想：這封書字到了唐大人那裡，李大公子還想有命？連忙仍舊封好，叫過王福王恩來，說：「你們可要發財麼？」二人說：「太爺說什麼話，小的們怎麼不想發財麼！」又問道：「你們可會殺人？」「太爺叫小的們殺哪個？」王志遠說：「不是別人，就是韓桂！你們前去將他灌醉，哄上岸去帶入樹林悄悄殺了，掩埋乾淨回來，每人賞你一百兩銀子。」二人聽了，答應一聲，下去來到這邊船上，叫人取酒肴上來。韓桂說「方才領過了，不用了」，二人說：「難得你我弟兄幸會，吃杯兒談談。」

韓桂只道他們好意，只得奉陪飲酒。談談說說，把韓桂灌得酩酊大醉，也是他命該絕，忽然要上岸出恭。二人道：「我們也要出恭呢，一同前去。」王福點了燈球，王恩拔出刀來，叫聲：「韓桂看刀！」寒光一亮，人頭落地。二人挖地掩而埋之，回船稟了老變種。王志遠賞了二人，心中大喜。得了兩件寶貝，這封書子又不得到京。一夜無詞，一宿已過，次日開船，直奔漂水，這且不表。

且說韓桂被害遭殺，靈魂飄飄蕩蕩回到漂水，托夢樊大人。那晚樊大人想起韓桂進京個月，不知書子可曾投下，一時困倦，就在書案伏下。忽然一陣陰風，從窗外跳進一個無頭之人站立面前。樊大人嚇得魂飛魄散。未知怎樣托夢，且看下回分解。